



老子特解

上

513
1077
1



仁
1077
卷 1-2

春臺太宰先生撰
金峰宮田先生續撰

不許翻刻
千里必究

老子特解

江都

書肆嵩山房梓行



老子特解序



世之學老子者，以純儒學是，不知
其所以也。儒學亦純，老子是不
知孔子之心也。孔子曰：老聃博古
之通，禮柔之原，明道德之歸，身
也。乃西適周，曰：禮也。其也。其
有於純之，孰家支以孔子之歷訪



求克王之(一)而陳子(二)言宗稱
之至如是(三)可見孔子之心(四)也
將仕(五)而為主(六)其家史(七)傳於(八)宋(九)
道(十)通(十一)其原(十二)明(十三)其理(十四)善(十五)史(十六)聖(十七)人(十八)體
遂(十九)有(二十)記(二十一)而(二十二)道(二十三)彌(二十四)子(二十五)子(二十六)孫(二十七)逢(二十八)子(二十九)作
深(三十)於(三十一)克(三十二)王(三十三)之(三十四)道(三十五)者(三十六)而(三十七)然(三十八)於(三十九)支(四十)聖
人(四十一)之(四十二)道(四十三)猶(四十四)子(四十五)嘉(四十六)和(四十七)也(四十八)諸(四十九)子(五十)百家(五十一)於(五十二)醫
業(五十三)也(五十四)人(五十五)有(五十六)疾(五十七)庶(五十八)事(五十九)不得(六十)不用(六十一)醫(六十二)業
矣(六十三)然(六十四)語(六十五)子(六十六)百(六十七)家(六十八)而(六十九)於(七十)叔(七十一)也(七十二)事(七十三)而(七十四)在
効(七十五)而(七十六)隆(七十七)能(七十八)收(七十九)功(八十)一(八十一)時(八十二)而(八十三)之(八十四)弊(八十五)乃(八十六)不
回(八十七)謹(八十八)遂(八十九)至(九十)車(九十一)三(九十二)石(九十三)唯(九十四)也(九十五)二(九十六)兩(九十七)之(九十八)道(九十九)最
深(一百)造(一百零一)矣(一百零二)故(一百零三)清(一百零四)表(一百零五)也(一百零六)之(一百零七)道(一百零八)其(一百零九)善(一百一十)也
也(一百一十一)三(一百一十二)兩(一百一十三)字(一百一十四)亦(一百一十五)當(一百一十六)首(一百一十七)觀(一百一十八)也(一百一十九)且(一百二十)道(一百二十一)而(一百二十二)知(一百二十三)聖
人(一百二十四)必(一百二十五)有(一百二十六)取(一百二十七)於(一百二十八)也(一百二十九)兩(一百三十)字(一百三十一)喜(一百三十二)喜(一百三十三)也(一百三十四)先生

少以孔子之道為己任。若人請求。終方拜表。其治雖以經曆之可親。晚年乃比也。子特為自致。其所以為也。子之意。詳何明切。可謂盡其不才之策。未半。而乃性。既筆。之不惜也。友人猶以禮明。言因子竟。茶。按之。遺策。授。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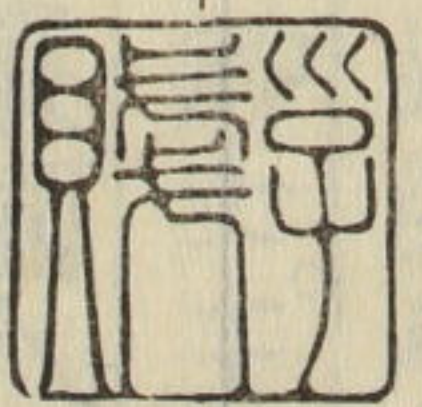
顏氏。精之。有。行。也。也。注。策。種。明。六。沒。子。竟。深。授。先生。之。策。未。出。也。其。隱。落。增。減。又。為。特。解。之。也。其。殊。本。奇。冊。不。可。施。行。也。官。當。授。先生。之。策。之。播。為。種。種。何。公。臺。為。之。序。時。字。先生。之。解。明。也。也。其。序。時。授。也。也。也。也。可。謂。深。也。也。也。也。就。官。

以來注切書者以通為十百家
家以以重其無玄理為說未有能
據之辨之指者也先生之解書
用古訓特立之見不依諸家意
說文之辨之指繁然後明有二
子之解裁之及可謂奇是惜乎
其辭僅至三十一章而止其

既就緒者豈已而未及加再校正
故自有未之之說然必其發揮
大義教士與民之意則明旨的實
於學古人讀書者得先生之指
揮而尋之引而伸之則亦其為
之治思也年矣又何病其辭之
不主乎哉但初學時乎字法恒

苦古也之難也。子亮之續一
 用古刻。雖先生志。見其為初
 學。以小之。成也。子亮善之。有
 所受於先生也。傳其所以受。補
 其所以不之。以成。子亮之功。
 不亦偉乎。
 天明堂。秋九月。

淡海聖公書



老子特解序

昔者周厲王無道。忘文武之業。好利。近榮夷公。大夫
芮良夫進諫。厲王弗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王益行暴
虐。民不堪命。國人謗王。厲王又禁之嚴。國人莫敢言。
道路以目。於是諸侯不朝。居數歲。民相與叛。襲厲王。
厲王出奔彘。天下無君十有餘年。厲王死于彘。子宣
王立。用仲山甫。修文武成康之政。諸侯復宗周。宣王
崩。子幽王立。嬖褒姒而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
而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大夫虢石父佞巧善諛。
好利。王用之爲卿士。民不服。申后之廢也。申侯怒與

西夷犬戎攻幽王。竟殺幽王於驪山下。於是諸侯乃因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爲平王。平王立。東遷于洛邑。以避戎難。自是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強陵弱。衆暴寡。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大夫強僭。家臣叛逆。臣殺君者。子殺父者。無國無之。雖有文武之道。周公之典。莫能舉而行之者。禮樂殆乎墜地者。二百年矣。當是之時。老聃生于楚。不自安蠻夷。往而仕周。爲主藏室史。以聰明之姿。學先王之道。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仲尼聞其名也。自魯往而師事之。而問禮焉。禮遂有記。是其人不世出可知。

也。仲尼退而有猶龍之歎云。必非傳者之妄也。仲尼自周返于魯。學益明。道益進。於是見王法衰廢。天下擾亂。而欲有以一振之。仲尼視天下之人。猶赤子也。赤子匍匐將逝水火。不可不救也。仲尼以爲赤子之難可救。固當救之。假令其不可救。我猶當萬方救之。不宜坐視其死也。於其決不可救也。又猶當詔人以保護赤子之方而已。仲尼之用心如斯。是故應聘諸侯。周遊四方。以求行道。其勞亦甚矣。及其晚年。道竟不行。於是絕望於當世。而俟來者於無窮。乃刪詩書。正禮樂。贊易。修春秋。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世。其功亦

大矣。夫周自文武至於仲尼之時，五百有餘歲，世之衰亂，俗之頹敗，殆乎極矣。自明者觀之，若宜有王者起焉。然于時天子非桀紂，諸侯非湯武，文武之澤未斬，周公之典猶存，天命未革，上下因循故俗，以消日月而已。雖有豪傑，莫能為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絕望之辭也。夫仲尼雖既絕望於當世，然猶不忘斯民，欲一康濟之。石門監者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真知言也。仲尼蓋以天意不可知也，故可已而未已，非好事不知已者也。此乃仲尼之仁也。老聃則不然，身仕周為賤官，博覽史籍，遠觀

宇內，以為先王之道不可行也，天下不可治也，民不可化也。蓋以桀紂至暴虐，民不堪命，相率作亂，故湯武因民之不堪命，而與諸侯謀伐之，放桀殺紂，而民大悅。此道之所由興也。周經幽厲之亂，而東遷之後，上無桀紂之暴，下無湯武之仁，人皆口詩書，身禮樂，而無其實。陽施小惠，而陰鳩大利，外行仁義，而內為貪暴，尤之無尤也。攻之無攻也。百姓疾視其上，相謂愁苦而已。當是之時，雖有仁賢，莫能救療也。譬之猶人過中身，忽嬰大病，賴醫藥鍼砭之力，得不死，雖起居飲食如故，然比之不病之前，氣體羸憊，精神虛乏。

三才集解序
頗見其衰也。於其時也。雖有天下良醫。不能與之藥餌。合復壯盛。若使庸醫爲之。不啻不能奏效。反增其疾。不若飲食將養。動止消息。聊以保其性。老聃以爲今天下如斯。愈治愈亂。不若無治之安。區區仁賢之力。何能爲乎。勞而無功。不若措之。故著文辭五千言。以攄其憤懣。遂去周而西出函谷關。人不知其所終云。嗟夫。嚮使老聃生於文武成康之世。必在亂十人之列。而立功業於天下。又何暇著五千言乎。然則老聃之著五千言。憤激之爲耳。非其本心也。仲尼雖不得志於當世。然其所修先王之道。存乎六經。而萬世

與日月爭光。豈不大哉。老聃之遺文。後世悅之者。莫若莊周。莊周著內外雜篇。以發明老聃之道。而不章解句釋。次則韓非。實爲老聃之徒。然其所著解老喻老。皆殘缺非全篇也。又次則漢河上公。時名知老子。然其說今亡。魏晉以來。注老子者。無慮數十百家。或以玄理爲說。或傳會以他義。要其得老聃之指者。無有也。純少好讀書。尊信仲尼之道。思欲一講明之。遂潛心經術數十年。既過中身。六經略通。始知仲尼之道。明如日星。於是校古文孝經。撰論語古訓。增注家語。纂詩書古傳。注周易。皆既卒業。余生于二千餘載。

之下而上事仲尼。欲以區區之力。輔翼其道。亦可謂不知量也。今年迨七十。而疾且日至。吾志未衰。而氣體漸憊。坐觀世之變態。衰敝日滋甚。雖有聖者。莫能救之。是誠老聃著五千言之秋也。余嘗以為末世先王之道。不若老氏之無為。而憾五千言竟無明解。因用古訓。隨文解之。不依諸家舊說。特立意見。故名之曰特解。雖未必得老聃之指。然御衰世者。幸有取焉。庶幾知為無為之為。用無用之用。可以息民矣。此亦老聃著五千言之意也。太宰純序。

老子

日本 信陽太宰純 撰

道可道章第一 凡五十九字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音導可名無名有名並讀如命字徼古弔反

管子云。道者先王之所以導民也。老子則以為道也者。無為也。如可以導民。則非常道也。常謂一定不變也。子路曰。衛君待子為政。則子將何先。孔子

曰必也正名乎。禮記云：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老子則以為名實之賓也。如可以命物，則非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者，言無之稱可以命天地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者，言有之稱可以命萬物之母也。常無者，道之本；天地之始也。觀廣瞻也。道之微妙在無中，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者，物之生，天地之成也。微讀為竅，物之孔竅在有中，故曰常有欲以觀其竅。有無兩者，同出於天而異其名，其名雖異，同謂之玄。說文云：玄，幽遠也。玄之又玄，衆妙由是出，故謂之門也。此章言道者，自然之

道，非先王導民之道也。仁義道德之名，人之所命，非吾所謂常名也。鄭之死鼠，周之璞也。人之所命，豈可以為常名哉？天地之始，名之曰無，萬物之母，名之曰有，是天地萬物唯有有無二名而已。然二者之中，有由無生，則無又為有之本，故謂之玄。雖有二名，同出於天，而以無為本，故曰同出而異名。而大抵老子以自然為道，以無為道之本，故於篇首言之，實五千言之大綱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凡九十六字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

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易以鼓反。處昌呂反。

夫音符。

天下之人皆無知。而見物之美者。以為美。其美非真美也。見物之善者。以為善。其善非真善也。何則。真美真善。非衆人所能知也。唯天下之人所不能知。乃真美真善也。故後章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有無之相生。以下六句。皆言彼此相因而有是形。

象也。其實六言者。皆人之所目。非有自然之定體。則何得就今之所見而指之。以為定稱哉。曰。生曰成。曰形。曰傾。曰和。曰隨。且以韻言之。非有深意也。唯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如造化之自然。故萬物從而作焉。不敢辭也。生物而不有其德。作為而不恃其功。功成而不居其位。天地如斯。聖人無為不言之化。亦如斯。不居不去者。言有居故有去。初不居。則何去之有哉。此章言天下之人所以為美若善者。皆非美而惡。非善而不善。不足貴也。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者。是為美。是為善。而

此非天下之人所能知也。故後章云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言至道之化猶造化之自然也。

不尚賢章第三 凡六十七字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為無為。無不為矣。夫音符知者音智

尚上之也。王者欲得賢人與之治。天下故民爭為賢。願見用於國。若人主不尚賢。則民不爭為賢也。

貨者不可以力致。而求之不可必得者也。人君貴難得之貨。則民儆之。亦欲得之。而不易得。則必起而為盜。若人君不貴貨。則民不為盜也。上有可欲之事。則民有覬覦之心。是亂之端也。今於上不見其可欲。則民心不擾亂也。聖人之治者。老子遠指上古之時而言也。後凡言聖人者。放此。虛其心者。言內無營求也。實其腹者。言德充塞於內也。弱其志者。言不立大謀也。強其骨者。言不勞其身也。上古聖人治己如此。故其民化之。無知無欲也。雖有智者。何所敢為哉。大抵上古之人。唯為其無為故。

無不為也。此章言天下之道莫善於無好無為。上之人有好有為。則下必有甚焉者。而其禍不可度也。若上無好無為。則下無營求。上古之道如是。而處衰世者。亦當用此道。所謂不治之治也。

道沖章第四 凡四十三字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沖直隆反。挫子卧反。銳悅歲反。湛直減反。

沖玉篇。虛也。一本作盅。說文云。盅。器虛也。老子以虛無為道。虛故用之。或不盈。盈謂滿溢也。言或不

盈。則或盈不假言也。淵深也。管子云。水出不流曰淵。宗尊也。言道深如淵。故於萬物為尊也。說文云。挫。摧也。鄭玄注。考工記云。折也。說文云。銳。芒也。又利也。挫其銳。以下四句。言古之得道者。處世如是也。挫其銳者。言不露鋒刃也。解其紛者。言排斥爭訟也。和其光者。言不作聰明也。同其塵者。言雜處庸俗也。四其字所指不同。有自他之分也。湛澄也。湛然。水澄清之貌。言道虛沖如水之澄清。雖中無物。而實非死物。故曰湛兮似若存。世有如此之人。不可指名其誰氏之子。雖生在衰世。然其德似出

五帝之先故曰象帝之先此章言虛無之道用之則或盈或不盈深如淵而尊於萬物得此道者之處世也頓銳止爭晦德混俗湛然若亡若存人不得指名其人乃謂為五帝以前之人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者及庚桑楚皆近之

天地不仁章第五 凡四十五字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芻楚俱反橐他各反籥音藥屈求物反數音朔天地仁矣然其於萬物生之而已不復存問之是

不仁也故曰以萬物為芻狗芻狗者結草為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故莊子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行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以萬物為芻狗者棄而不有之喻也聖人仁矣然其於百姓子之而已不復識有之是不仁也故曰以百姓為芻狗橐籥治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積所以受籥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橐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者喻造化之功也屈竭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言橐籥鼓動生風以成治

鑄之功。天地亦猶是也。天地不言而造化。成焉。聖人不言而天下治焉。言則有窮。多言則數窮。故不如守中也。中者。虛之別名也。此章言天地生物。而不以物為意。古之聖人。子民而不以民為意。則天而行。如橐籥之鼓鑄。任其自然。毫不攪擾。可謂不治之治。不仁之仁也。此非言語所及。而今人多言。所以數窮也。故曰不如守中。守中所以則天也。莊子馬蹄篇所以明此章之指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凡二十六字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縣縣

若存用之不勤。

牝補履反。頻忍反。

此贊虛之德也。物之虛者。莫大於谷。谷虛而氣滿。其中是氣。即天地生物之氣也。谷中之氣。兼有陰陽。而含生意。是其神不死也。故贊之曰谷神不死。易大傳云。陰陽不測之謂神。玄幽遠也。獸雌者曰牝。虛故玄也。氣含生意。故稱牝焉。門者。氣之所出入也。出為陽。入為陰。陰陽者。天地之本也。故曰天地之根。根者。本也。谷中之氣。虛而不死。故曰縣縣。若存物取之。而不勞其力。故曰用之不勤。勤者。勞也。此章言天下之物。唯虛之用為大。物之實者。有

時而竭。虛者無時而盡。谷神不死者。是虛之德。目之曰玄牝。是天地之本根。而萬物之所資生也。豈不大哉。人苟體此。則其所以養生處世。庶幾無患矣。本文協韻。故下字若不親切。讀者勿以辭害意。可矣。後皆放此。莊子達生山木等篇。多言虛之用。又寓言篇末言陽子居反舍。舍者與之爭席。皆推明此意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凡四十六字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

私。故能成其私。

長久互言之。天長地久。衆人所知也。凡物皆有所由生。有所由生。則以為自生。自生者不能長久也。唯天地無所由生。故天地亦不自生。所以能長久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天地之道。在物之後。而物先之。在物之外。而物存之。聖人則天地而行。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天地無私於物。聖人亦無私而成其私。無私者無為是也。此章言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辭義自明。

上善若水章第八 凡五十字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處昌呂反。惡烏路反。幾音祈。治直吏反。夫音符。凡善有上下。善之上者如水。水之善在潤澤萬物而不與物爭。以高潔之性。處衆人之所惡。卑污之地。幾近也。言是水之幾於道也。人能以水之道自行。則可以處世而無害焉。居謂居位也。地者下而不動者也。言居位之善莫如地之安也。淵者深而靜者也。言操心之善莫如淵之靜深也。與謂所與也。仁謂仁人也。言與人之善莫如得仁人也。出言

之善莫如立信。為政之善莫如致治。作事之善莫如使能。動謂行大事也。行大事之善莫如得時。居善地以下七句。因言水善。遂言人道之常善。七者非上善也。夫惟不爭者。又言水善也。尤過也。人惟好爭。故有尤。若能不爭如水。則無尤耳。此章言上善若水。得道之人。其行如是。世之所以為善。如下文所云。七者善則善矣。謂之上善。則未也。苟非上善。未免有爭。故以不爭為上善之善也。此豈老聃自謂耶。

持而盈之章第九 凡四十一字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揣初委反。銳悅歲反。遺唯季反。

持。執也。盈。滿溢也。已。止也。盈者難持。既持之。而又使之盈。則不可持也。如此者。不如其已也。揣。度也。銳。尖利也。銳者難揣。將揣之。而益使之銳。則不可揣也。如此者。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盜之所覬覦。故莫之能守也。富貴而驕。衆之所憎惡。故自遺其咎也。此二事者。愚人所好。而得道之人所遁去也。蔡澤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言天道行而不居也。

若人功業既成。名聲已遂。則身當退去。是乃得天之道者也。此章言滿盈不可持。銳利不可揣。金玉難守。富貴速咎。此皆無益於身。故不願也。上古得道之人。苟有功成名遂者。其身必退。以遵天之道耳。莊子讓王篇多言此意。

載營魄章第十 凡六十九字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滌從歷反。疵在斯反。闔戶臘反。畜許六反。長竹丈反。

說文云載乘也言如舟車載物也營經營之營也
 魄形之神也一謂生氣也生氣無二故謂之一不
 言魂而言魄者魂屬氣魄屬形今欲言形以魄神
 故不言魂也人生有形則有魄人身載營此魄而
 抱一氣若此氣盡則魄不能獨存衆人戕賊此氣
 真人保全此氣無離謂魄與生氣合而為一也乎
 問辭也下同莊子稱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
 能勿失乎亦此意也專氣亦謂一氣也一氣兼剛
 柔然剛者易折真人不用剛而用柔柔之至如嬰
 兒後章曰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此之謂也

說文云滌洒也滌除謂蕩滌而除垢也玄幽遠也
 覽觀也疵病也言真人以仁義禮法為塵垢若果
 滌除世俗塵垢而玄覽於宇宙之外其能無疵病
 乎愛民治國者仁人之事也徒能治之不能無為
 非真治也天門者與天為徒者所出入也闔閉也
 與天為徒者由天門出入出則開入則闔不欲為
 雄直欲為雌後章曰知其雄守其雌亦此意也明
 白四達謂大道也知道者以知為患知而能無知
 乃真知也畜養也恃賴也宰謂割制也生之畜之
 以下四句言天地生育萬物如是即前章所謂天

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之意也。古之聖人則天地而行。其德微妙玄通。故謂之玄德。此章言古之聖人治己治人。皆以不治治之。即無為之道也。莊子所稱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之事。牧馬童子之言。及讓王篇所云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皆此意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凡四十九字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輻音福。轂古木反。埴始然反。埴市力反。鑿在各反。牖音酉。

說文云。輻。輪輳也。轂。輻所輳也。無謂轂中圓孔容軸者也。圓孔容虛。故謂之無。言車輪三十輻。輳於一轂。車之用。載物以行。車之行。在輪之轉。輪之所以轉者。轂中圓孔空虛容軸也。故曰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和土也。埴黏土也。埴埴以為器者。陶工之事也。無謂陶器中虛也。陶器之用。中虛容物。故曰當其無有器之用。鑿穿也。說文云。牖。穿壁以木為交窓也。戶者。室之所由出入。牖者。室之所通。明無謂戶牖之虛也。室之用。莫要於出入通。明出入由戶。通明在牖。故曰當其無有室之用。有謂實無謂

虛凡物實之則人以為利。虛之則人以為用。然天下實之為利小。而虛之為用大。上文且舉三者以言虛無之用。此二句總結其意。爾此章言天下之物唯虛無為至善。虛則無虧。無則常存。莊子刻意云。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正此章之意也。

五色章第十二 凡四十九字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令力征反。盲陌庚反。聾力東反。騁敕領反。狂求匡反。行下

孟反妨音芳
去羗呂反

五色青赤黃白黑也。目無見曰盲。五色所以悅目也。然人妄見色則目失其明。是與盲者同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耳無聞曰聾。五音所以悅耳也。然人妄聞音則耳失其聰。是與聾者同也。五味酸苦甘辛鹹也。爾雅云爽差也。五味所以悅口也。然人妄食味則口失其正。是為口爽。馳騁車馬疾走也。田獵逐捕禽獸也。馳騁田獵所以為樂也。然人喜好之則心失其守。是為發狂。難得之貨。世之所寶也。然人喜重之則身受其害。是為行妨。妨害也。凡

此數者皆無益於人而有害故不可近也。腹之所受有限目之所欲無窮。聖人能節其欲故曰為腹不為目。彼謂目之所見此謂腹之所受。去彼取此者即為腹不為目之事也。此章言凡人之所喜好耽樂皆有害於我故不可近也。雖其有益於我者亦當為之節限不可多受也。大指不過言少欲知足之意耳。莊子天地篇末云且夫失性有五即此章之旨也。

寵辱章第十三 凡七十八字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

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苟吾無身。吾有何患乎。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

反為天同

寵尊榮也。辱恥也。若而也。世人得寵而驚。見辱而驚。不知寵是辱之招人。莫不惧大患而不知大患生於祿位。自貴祿位而有其身。是貴大患而有身也。何謂寵辱若驚者。且設問也。寵過致辱。則寵實為下。得之而喜。失之而悲。愚之至也。有身謂奉身為厚也。無身謂不為身謀也。貴猶愛也。貴以身為

天下者知。祿位不足以累我身者也。若然者誠可以託天下而不疑也。此章言寵辱相反而辱常從寵。衆人多求寵惑也。人之大患在有身。有身之至莫大於以身爲天下。然古之人有弗敢聽者。惧大患也。莊子讓王所稱王子搜之事。正合此章之指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凡九十五字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

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搏補各及一作搏徒官反

詰起吉反混戶本反皦古曉反味每對反繩民忍反恍虛往反

夷。平也。言非險危難行之道也。希。少也。搏。擊也。微。

細也。曰希曰微。皆言道之玄妙不可形容也。詰。問

也。混。雜流也。言三名者其義雖異。然其要無別。不

可極致。詰。問。故混合爲一。一。謂玄也。前章所謂玄

之又玄。衆妙之門是也。上。謂天也。皦。明也。下。謂地

也。昧。闇也。玄之爲妙。其在天而不明。其在地而不

聞。言至道無隱見也。滌。武帝曰。繩繩無涯際之貌。

不可名者。即前章所謂名可名。非常名之意。道本無名。雖強命之以三名。然其實無物。故曰復歸於無物。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謂此也。言非惟無物。亦無狀。亦無象也。惚恍。神心昏迷也。道體無狀無象。故欲求之者。神心惚恍也。不見其首。不見其後者。申言無狀無象之實也。執持也。古之道。謂無也。御猶治也。以使馬喻治事也。有謂今之道也。此二句互文也。古始亦謂無也。前章云無名天地之始。此其義也。道紀猶言喪紀也。能知古始之名為無。是乃道紀也。故曰是謂道紀。此章言天下之道唯

虛無為至。文義自明。莊子在宥篇稱廣成子語黃帝至道。即此章之旨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凡九十八字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成。夫音符下

同強其文反儼魚檢反樸普角反
渾胡本反敝婢世反字亦作弊同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言得道也。容。形容也。古之

善士得道之深人不得而識之今將語其行且強
爲之形容下文七句形容之言也豫猶豫之豫也
禮記云決嫌疑定猶豫吳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
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離騷云心猶豫而狐疑古
人多以猶豫狐疑對言猶獸名爾雅云猶如麋善
登木說文云猶攬屬此獸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
有聲每豫登木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
此非一故不決曰猶豫是猶豫者狐疑之類也今
老子分猶豫二字以爲兩句正如詩云綠兮衣兮
言猶豫如冬涉川如畏四鄰也若冬涉川者喻難

進若畏四鄰者喻憚出儼然矜莊貌若客言不放
肆也渙散也若冰之將釋者喻不固滯敦厚也樸
質素也若樸言無文飾也曠空也若谷者喻虛豁
渾濁也若濁言不獨清也夫既能濁矣不以靜之
故徐清安謂安於無爲也生猶出也謂出而有爲
也既能安矣不以動之故徐生此兩句言有道之
士澄之而不清汨之而不濁也保猶守也此道謂
上文所稱也不欲盈者惡殆乎虧也敝敗也惟常
不盈故凡奉身之物常敝而不成言不惡敝而以
不成爲成也此章言古者有道之士遠榮利遁名

譽處渾濁晦光明不傷天和。不損壽命。前章所謂和光同塵之事也。莊子對楚王使者神龜犧牛之說皆合此章之旨。神龜見秋水篇。犧牛見列御寇篇。

致虛極章第十六 凡六十七字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死。夫音符一作萬致如致遠之致。篤猶固也。作猶動也。致虛已極。守

靜能固。則萬物並動而我皆應之。無復為物所累。復猶歸也。苟不為物所累。則吾因以觀其復歸天性也。芸芸衆多貌。萬物衆多。莫不歸根。歸根則動止焉。故曰靜。命謂天性也。靜則復歸天性。故曰復。命復命乃其天常也。故曰常常理。易知而世人不知。唯明智之士為能知之。故曰明。人唯不知常理。故妄作得凶也。苟知常理。則能容物。苟能容物。則於物無私焉。無私乃公也。故曰容。乃公。公之至。天下歸之。故曰公。乃王。王者與天一。故曰王。乃天。苟與天一。則得道。故曰天。乃道。既得道。則長久。故曰

道乃久。沒終也。殆危也。夫苟得道而長久。則終身不危。故曰沒身不殆。此章言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萬物之本也。莊子天道篇言之詳。

大上章第十七 凡四十二字

大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名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大音泰。譽音餘。侮亡甫反。

大上謂最上也。禮記云。大上貴德。春秋傳。叔孫豹曰。大上有立德。皆與此同。之字指君上。下倣此言。

上古至德之世。民不知有君上也。其次謂稍下及其次也。親之者。君上親民。故民亦親君上也。譽之者。民悅其恩惠。故譽之也。其次畏之者。恩惠不足以服其民。威之以刑罰。故畏之也。其次侮之者。威德皆衰。臨民不莊。故侮之也。信號令之信也。君出號令。而其信不足。則民必有不信者。猶尚也。貴寵貴也。民苟不信。信號令是其言不足以服民。苟其言不足以服民。則可以已。猶然寵貴言者。而欲遂成其功。曾不知聖人有不言之言。無為之為。其用不窮也。如此者。亦有功成名遂。而得其志。特百姓不

從而皆謂我自然自然云者不待上之教化也此章言自上古至德之世至於老子之時上下數千載世變如是以傷當時衰亂之甚也其意譏切當世故其辭比他章為微莊子胠篋篇明此章之旨

大道廢章第十八凡二十六字

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貞臣知音智貞一作忠末二句韻不協疑有誤字

大道謂天地自然之道也上古大道行之時未有仁義之名及後世大道廢而人始有不善之行於是乃有仁義之教以導民耳慧性解也偽詐也大

道之世樸素淳質民皆蠢愚無有智慧後世淳質寢漓智慧乃出於是始有大偽是大偽者智慧之所為也王弼曰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純謂孝慈者孝子慈父也六親和則無孝子慈父之稱末世之俗六親不和於是乃有孝慈之稱也國家治則雖有貞臣無以見其節人亦不識之及國家昏亂乃有貞臣起焉此章言上古大道行之時民皆正直未始為仁義而自無不仁不義之行人有仁義之行者乃末世澆漓之俗耳智慧孝慈忠貞之見稱於世皆道之弊而民之害也後章云夫禮者

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亦此意也。莊子在宥篇意本於此。

絕聖棄知章第十九 凡四十四字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以為文而未足也。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知音智令力征反屬舊之欲反今讀如字見賢遍反樸普角反

通明曰。聖古者有聖智之人。為民利用厚生。後世賴之。然天下之事。有是利必有是害。世人唯利其利。而不知害由利生。老聃則不以利為利。而以無害為利。故曰。絕聖棄知。民利百倍。言聖智實生民

害也。仁義者。經國之要道也。孝慈者。父子之天性也。復反也。上世未有經國。以仁義而民各全其天性。無意於為孝慈。而孝慈弗虧。及末世。仁義之說起也。人人相責。以仁義而父子之恩。或不全。故老聃以為孝慈本也。仁義末也。厚於仁義。薄於孝慈。不可也。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言仁義之說止而民始全其天性也。巧技巧也。利便利也。竊賄曰盜。殺人曰賊。上世淳樸。人無好技巧。物無求便利。末世狡黠。百工競巧。眾人爭利。巧利之極。必為盜賊。老聃以為舉世不尚巧利。盜賊則止。故曰。絕巧

棄利盜賊無有言巧利者盜賊之本也文謂後世道衰而趨於文也聖智者出而施仁義之教行巧利之事則俗日趨文而悅聖智者猶以為是文而未足也於是從而潤色之不知已此生民之所以被害也故今老聃特欲令其有所屬也下文遂言民之所當屬也見顯也外見質素內抱純樸少其私寡其欲上古有道之人其行如此所以能成無為之化也若得如此之人而屬之則民利豈不大哉此章言聖智者世之所貴而其害却大仁義巧利皆自聖智出必禁聖智然後天下可治也所謂

不治之治也此章與上章意同而言相反莊子胠篋篇正廣此意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凡百三十二字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大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央若嬰兒之未孩衆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泯泯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晦矇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唯維癸反阿烏何反熙許其反享許兩反

大音泰泊步各反孩胡來反泚徒損反悶莫頓反矐力求反頑五還反

學謂世俗之學也。世俗之學者所以求知道也。世俗所謂道者禮義是已。然人不學不知道。則已。僅知道則憂世憂民百憂日集於其身不可奈何。老聃以為學害於我。故曰絕學無憂。唯阿皆應聲也。唯急而恭阿緩而慢。唯之與阿雖有緩急恭慢之異。然其間相去幾何。言不甚相遠也。蓋上世未有禮法。人呼則應之而已。誰知唯阿之分哉。上世善惡未分。後世禮義之教行。然後人知善惡之分。老聃以為世之所謂善惡者亦人之所定耳。

其實善惡亦無定體。自上世觀之。安知善之非惡。惡之非善哉。由此言之。善惡之分其間相去何若。何若猶幾何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言上古之人畏其所畏。淳質故也。末世則不然。狡黠故也。荒如邑荒禽荒之荒。央半也。未央與詩夜未央同。言末世之人。淫荒無度。常以為其樂未央也。下文遂言其狀。衆人謂世俗也。熙熙和樂貌。享與饗通。受也。如享大牢。言甘其食也。如春登臺。言舒其氣也。我得道之人也。泊泊然安靜也。兆兆。聯也。未兆。言情欲未動也。倉頡篇云。女曰嬰。男曰兒。孩。小兒笑。

也。未孩言無知也。乘乘言如乘舟漂流也。無所歸言無所執滯也。有餘言饜足也。若遺言不滿其欲也。沌沌渾沌也。言不役耳目鼻口。如愚人之心。渾沌也。俗人就明。故昭昭也。道人向晦。故若昏也。察察明也。悶悶。懣也。忽滅也。晦冥也。若晦言如月晦也。颺高風也。若無所止言如風行不知所止也。以所以也。頑鈍也。鄙野也。求食於母言如嬰兒也。此章言為學有憂。絕學而可以無憂。末世之人不畏其所畏。縱耳目之欲。而不知紀極。好居顯明之地。處物務深察。作事必有所以。凡此皆由人有學故。

也。老聃則與古為徒。絕學無憂。如嬰兒之無知。如愚人之渾沌。不可責以禮義。一章百餘言。一意反覆。曰衆人曰我。獨不過比較有憂無憂。以明為學之累而已。貴求食於母者。言百事任天無所營求也。此一章之要旨也。莊子駢拇篇詳言此章之意。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凡七十一字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恍惚往反窈烏了反冥莫經反信音申去卷呂

反

孔甚也。孔德春秋傳所謂甚盛德也。容容受也。道謂虛無也。言甚德之所容。唯虛無是從。虛無故其所容不窮也。惚恍解見前章。此言道體恍惚。如有如無。因錯綜其語。反覆言之。窈深遠也。冥闇昧也。窈冥狀道之精也。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此之謂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信。不屈也。有信。言道之真。雖在窈冥之中。常有信也。去。除也。閱。歷也。甫。始也。不曰始。而曰甫。者。韻也。言自古及今。有道之名。莫敢除去之。所以閱歷衆物之始也。吾

老聃自吾也。言吾何以知衆始之所以然哉。以此也。此指上文所稱恍惚窈冥之中。有象有物有精之謂。而言亦首章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之意也。此章言虛無大道之體。恍惚窈冥。不可摸捉。莊子在宥篇廣成子之言。即此意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凡七十九字

曲則全。枉則正。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也哉。誠全而歸之。窪

瓜反敝婢世反彰音章夫音符章首二句韻不協可疑正一作直尤非

曲折也。枉邪也。二者皆言木也。木之曲者枉者皆其性也。曲者不可伸之使直。枉者不可矯之使正。曲者伸之。枉者矯之。皆失其性。不如即用其曲之為全。姑存其枉之為正也。言物性不可強也。窪與窞通。汙下也。地之窪者。水潦所集。集則盈溢。物久則敝。敝則更之。更之則新。此二者皆自然之勢也。物少則不足。不足則有助之者。是為得之物多則有餘。有餘則有害之者。是為惑焉。此二者世道之常也。抱持也。一謂無也。式法也。言古之聖人持無

以為天下之法也。後章云。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與此章之言正相反。此章言古聖人之行也。不自見者不自見其善也。不自是者不自是其行也。彰亦明也。孔安國曰。自功曰伐。自賢曰矜。長謂善名長於世也。已上四句言謙虛之善也。曲則全者。物不失其天性而全其真也。古之人修是道於己。所以與天為徒也。故曰誠全而歸之。此章言古者得道之人。不好滿盈而安。虧損不處。衆之所欲。而居人之所惡。不傷自然之性。而全其天真。無矜伐爭競之心。而人亦莫能

與之爭也。莊子馬蹄篇詳此意。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凡八十七字

希言自然。飄風不崇朝，驟雨不崇日。孰為此者？天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從事於德者，同於德，從事於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飄風，遙反。驟，狀救反。

前章云：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言，猶云希聲也。凡人多言者，非激怒則喜樂，是發於事，非自然也。希言不由事，乃自然也。故曰：希言自然。飄風，疾風

也。崇，終也。自旦至食時為終朝，不崇朝，言不久也。驟雨，暴雨也。自早及暮為終日，不崇日，言不甚久也。風雨本自然，唯飄風驟雨非自然也。故不能久也。孰，誰也。此謂飄風驟雨也。飄風驟雨，天地所為，苟非自然，雖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人唯道德為自然，故從事於道者，我同於道，從事於德者，我同於德。同謂我與之為一也。失，謂道德皆失也。失猶亡也。我同於道德者，雖善，然我與道德為二，是猶未盡善也。唯道德皆失，然後盡善也。是謂從事於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者，言不唯我

得道道亦得我我與道為一也。下四句做此。凡道
德在我自信。若我自信不足則人亦不信之。故曰
信不足有不信。此章言天地之道本自然。非自然
則不能久。人則天地之道以為道。得於道以為德。
能從事於道德。而同於道德者。雖善未如道德皆
失之自然。何則有心於道德也。夫道德皆失。非自
信者不能立。此位故以信不足有不信結之。莊子
達生篇所謂忘適之適者。正合此章之指。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凡四十七字。

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
之。故有道者不處。跂苦賜反。跨苦化反。贅專稅反。行下孟反。惡烏路反。處昌呂反。
跂與企同。舉踵也。不立者不能立也。跨張足也不
行者不能行也。此二句譬喻也。自見者不明。以下
四句解見前章。前章言古聖人之行。此章言愚者
所為。不足以取名譽也。此四者皆跂者不立。跨者
不行之類也。其於道無所得目之曰餘食贅行。餘
食人之所惡也。贅疣也。人之所醜也。贅行謂無用
而人醜其行也。先儒或以行當為形。聲之誤也。未
知是否。餘食贅行。不唯人惡之物。亦或惡之不處。

猶云避之也。此章與前第二十二章相反。言愚者所為。天地造物皆惡之。有道者避之。所以無憂也。莊子天道篇述此章之意。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凡八十六字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混胡本反。先悉薦反。冥音莫。殆徒亥反。強其丈反。混與渾通。渾即渾沌也。混成謂混然成也。言無形

象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謂道也。老聃以為道也者。天地自然之物。故其言如此。寂寞無聲也。獨立而不改。言道在天地間。今古無變改也。周行而不殆。言道流天地間。高下無危殆也。首章云有名萬物之母。故曰可以為天下母。吾老聃自吾也。虛無非道。老聃始以虛無為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大對小之名。如名之以大。則嫌於對小而言。故老聃不欲以大名道。然所謂先天地生者。實包天地之外。不可不謂之大。故曰強為之名。曰大。此言道之所以為大。而申明獨立而不改也。逝往也。

大者不居如流水故曰逝逝者不知其所至故曰遠遠者卒必有旋反故曰反此言道之所以自然而申明周行而不殆也道包天地故大天地具此道故皆大王者行此道故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不體大道而可哉人履地而立故法地地承天故法天天以道為體故法道道之本自然故法自然此章言大道以虛無為體以自然為本莊子大宗師篇發明此意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凡四十七字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

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

則失根躁則失君躁早報反離力智反輜側其反重直用反觀古亂反處昌呂反乘繩

反證

重者為輕者之根本躁疾也靜者為躁者之君主此言人主之道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古之聖人乘車以行必有輜重在後雖終日行然不離輜重而獨先行所以自重也韓非云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榮觀榮華之

觀也。人於榮觀不能安靜。聖人則燕居不動。超然脫落於紛華也。萬乘天子之國。其地可出兵車萬乘。故謂天子曰萬乘之主。末世人主。如何身以萬乘之重。而輕於天下乎。輕則失其所以為根。躁則失其所以為君。非人主之道也。此章言人主當知其身重於天下。而思所以守之。如求其道。曰重曰靜。此二言者。實為要訣。莊子胠篋及則陽篇。皆略言此。指韓非以趙主父之事。喻之。得之。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凡八十九字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

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行下孟反。瑕下家反。謫直革反。籌直由反。策初厄反。楗直

偃反。知音智。

轍。車輪所輾迹也。無轍迹。言無迹之可見也。瑕。玉之病也。謫。責也。無瑕謫。言無病之可責也。籌。算也。策。亦籌也。籌策。皆所以記物數也。不用籌策者。如桑弘羊心計。是也。說文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楗。與鍵通。門牡也。關楗。皆所以固門也。約。纏束也。已

上五句皆言大道無為之善也。常善即上文五者之善。在聖人其善不止此。凡事無不善。故曰常善。救拯也。聖人常善以救人。故國無棄人。常善以救物。故世無棄物。言凡人凡物無不用也。襲義如裼襲之襲。謂掩其美也。聖人有明德而掩之。故謂之襲明。善人。不善人之師。衆之所知也。資助也。不善人喜。善人。善人乃為其所摩厲。以增益其善。是人。之不善助我善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是故其師可貴。其資可愛。俗人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用其智。必大迷惑。此俗人所不知而

聖人知之。是大道之要妙也。此章言凡有為之事。有成有敗。唯無為為常善。常善則善不善皆為我用。不必去不善而取善也。莊子胠篋及齊物論等篇。多言此意。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凡八十六字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谿苦奚反。或作溪。忒吐得反。樸普角反。或作朴。長竹丈反。割古達反。

鳥父曰雄鳥母曰雌雄剛雌柔知其雄之為剛而其所守則雌若然者不失其雄爾雅云水注川曰谿谿亦谷也。有水曰谿無水曰谷為天下谿喻就下也。常德不易之德即上章所謂常善也不離言與我為一而不相離也。復歸於嬰兒言反於無知也。白清黑濁知其白之為清而其所守則黑若然者不失其白。式法也。為天下式言民則之也。忒差也。極即皇建有極之極謂民之所歸向也。復歸於無極言無意於服民也。榮人之所欲辱人之所惡知其榮之可欲而其所守則辱若然者不失其榮。

為天下谷喻居賤也。常德乃足言非有餘而無不足也。樸木素也。復歸於樸言反於天質也。散猶消也。亡也。樸質也。斲之為器則其樸消亡人學而為士則其質消亡亦猶是也。用之謂用士也。士為官長則官事治。聖人仍寂寞無為也。制裁也。割斷也。大制不割。喻聖人無為之化也。老聃不欲治天下以為割斷如工人之為者。小制也。若夫大制不必割斷言無為也。故曰大制不割。此章言古之聖人不居剛而居柔不處清而處濁不處榮而處辱不亡其樸不貴裁割任其自然全其天真也。莊子山

木馬蹄等篇得此章之指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凡六十一字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夫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凡物或行或隨或

噓或吹或強或羸或培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

泰 夫音符敗必邁反噓音虛河上作响許具反羸力為反培薄回反河上作載墮許規反俗作隳去卷

為治也吾老聃自吾也已止也古之帝王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雖欲少其事然所謂一日二日萬機其事不可廢則必有處其治欲已而不為不可

得也故老聃言吾見其不得已也夫天下者不可以人力取之得之有命為之而有治有不治雖聖者不能必其治何則神器故也故曰不可為也大抵天下為之以有為則非為之乃所以敗之也執持也執之以法度則非執之乃所以失之也物事也凡物有行有隨噓吹也出氣急曰吹緩曰噓羸弱也培益也墮毀也有噓有吹有強有羸有培有墮非人力也皆自然耳雖聖人亦末如之何故聖人去甚而取微去奢而取儉泰驕泰也去泰而取恭此寡慾自安之道也此章言天下神器不可以

有為為之不如任自然之運也。莊子繕性篇詳言此意。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凡七十八字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好呼報反

還音旋處 昌呂反

兵者五兵之總名。執兵亦呼曰兵。孫子云：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也。故古之以道佐

人主者，不務以兵強於天下也。還，還師也。言古之人雖有不得已而用兵，然其所事不好合戰而好還師也。師之所處，其民不得耕耘，故其地生荆棘也。大軍動於國，則傷天地之和氣，故其後必有凶年也。果，果毅也。用兵之善在果毅，然古之人不敢以果毅取強，唯其果而勿自賢，果而勿自功，果而勿驕，泰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梁不得已，謂不自我作難，必不得已而應人也。古之人未始不用果，唯其用之異於世俗，皆不於其進而於其退，故未必勝人而能不為人所勝也。物壯則老，此常理也。

春秋傳云師直為壯曲為老以直出師其初固壯壯過則其直變為曲曲則老矣故曰物壯則老壯變為老在兵是謂不道已止也苟不道則不如早已不道而不知已致覆敗之道也此章言為天下者不可好兵不可妄用果毅也莊子說劍篇略言此意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凡百二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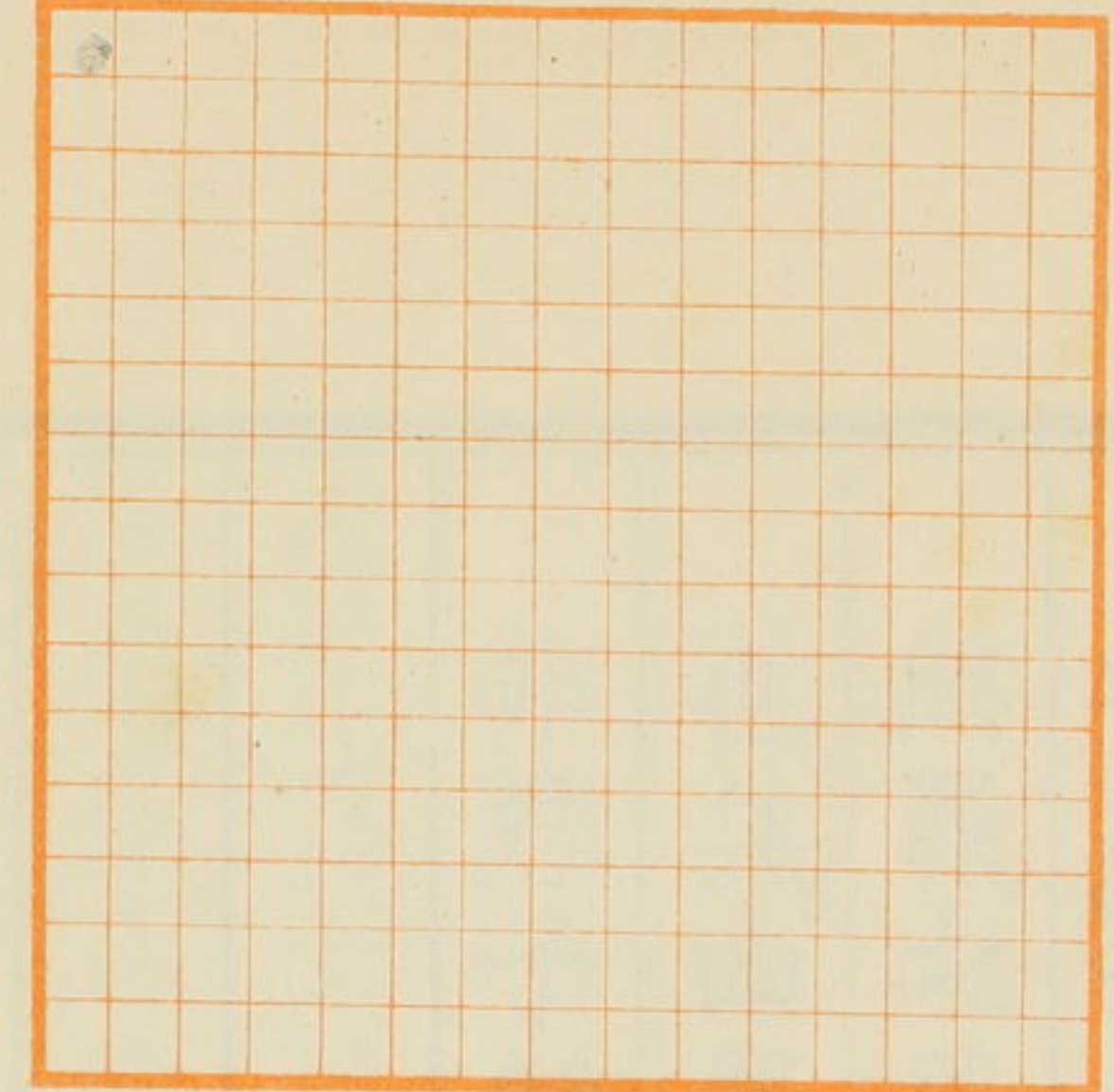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

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入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夫音符下同佳格牙反惡烏路反處昌呂反下皆同恬徒兼反澹徒暫反又作愴樂音洛

佳與嘉通善也祥吉也善兵尚為不祥况不善乎物謂造物也或之為言有也物尚有惡之况於人乎故有道者不處用兵之位也居謂平居也人身左陽右陰吉事為陽故平居貴左兵事為陰故貴右君子於兵必不得已而用之恬靜也澹一作愴安也先師注止于此明按恬澹為上太公所謂虛心平志

4年10月



待物以正也。勝而不美。吳子所謂強剛暴逆。雖勝不
 不善之甚者也。而反美之者。是徒以殺人為樂耳。
 則非民所與。安能得志於天下乎。淮南子云。聖人
 之用兵也。若擲髮禡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
 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正此章之意。
 故兵事皆用凶禮也。此章承上章言兵
 務不得已而用之也。

人衆是以勝人。人寡是以敗人。夫以衆勝寡。以強勝弱。天下莫能與之爭。此兵之常道也。故兵者。天下之凶器也。戰者。國之大事也。不可不慎也。夫以兵革相攻。以刑罰相制。天下皆叛。夫以兵革相攻。以刑罰相制。天下皆叛。夫以兵革相攻。以刑罰相制。天下皆叛。

待物以正也。勝而不美。吳子所謂強剛暴逆。雖勝不善之甚者也。而反美之者。是徒以殺人為樂耳。則非民所與。安能得志於天下乎。淮南子云。聖人不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正此章之意也。兵凶器。故兵事皆用凶禮也。此章承上章言兵非君子所務。不得已而用之也。

待物以正也。勝而不美。吳子所謂強剛暴逆。雖勝不善之甚者也。而反美之者。是徒以殺人為樂耳。則非民所與。安能得志於天下乎。淮南子云。聖人不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正此章之意也。兵凶器。故兵事皆用凶禮也。此章承上章言兵非君子所務。不得已而用之也。

